

憶張自忠將軍

傅瑞環

在校求學即聞令名

張自忠先生號蕙臣，山東臨清人，張家爲臨清望族，臨清在清季曾一度稱州，是魯西重鎮，與我的家鄉博平縣兩城相距七十華里，民初同屬東臨道（首縣爲聊城舊稱東昌府），臨清盛產花生、棉花，每屆豐收農民以驟車裝載經博平運濟南售賣，或濟南紡紗廠派人到該地價購棉花，兩縣比鄰，互結親友，過從頻繁，鄉誼至厚。余肄業於聊城省立第三師範學校時，校中臨清籍之老師甚多，校長孫寶賢（東閣）先生，國學宿儒沙明遠先生，均臨清人，沙先生後任北京政府國會議員，尤爲士林望重，另與孫校長爲兒女親家之劉士俊（字冠千，與孫校長同畢業北京師大）老師亦臨清人，劉老師與張蕙忱先生是姻姪親，其在皖系曾任相當於現在排、連長職務。每逢學校慶典即穿著軍禮服蒞臨，極富尚武精神，時時訓勉同學從戎壯志，並提示其親友張蕙忱先生，在中學畢業後又考入法政學校，後在北京軍中任職情形，學生聆聽劉老師娓娓道來，極感興趣。

北平投考初次晉謁

民國十三年，余畢業第三師範後，學校組織教育參觀團，由教務長劉少卿先生率領赴北京參觀學校教學情形，行前，孫、劉兩位老師各給我寫了介紹信，要我有機會去看張蕙忱先生。張先生自棄筆從戎，先到車震先生處，車先生亦臨清

人，原在關外（東三省）任地方團隊職務，我讀小學時，車任津浦鐵路護路司令，可算魯西軍界前輩。嗣張先生到馮玉祥部後迄位至封疆，原由車先生早期轉薦。我隨參觀團去北京時，張先生在陸軍檢閱使署任職，駐防南苑，我很願意去看他，祇是隨團行動時間倉促，而且南苑軍營區很難進入，以致未能如願。

同年八月，我第二次去北京考學校，纔特別去看他，由永定門坐小火車赴南苑，車上旗籍老嫗手持雞毛揮爲客人揮去衣鞋灰塵，代價銅板一枚，我亦花了一枚銅板，整飭衣履，抵達南苑李家大院軍官眷區張先生寓所，他正好在家，承蒙親自接待，看了張、劉兩位老師的介紹信非常客氣，問我家鄉情形及來北京何事？我一一具告，他亦告訴些軍旅生活艱苦情形，暢敘而別。張先生給我的印象是熱情、豪爽、嚴肅、樸實，對人稱藹可親。

惠介入伍戰場軼事

民國十三年秋末，我在北京讀書遭遇困難，乃決定投身軍旅，再去南苑找張先生，得悉他任職手槍營長，手槍營爲部隊中特別編組，成員選自自軍中年輕力壯，體格魁偉並稍嫻國術者，每人配備長槍一支，手槍（俗稱盒子砲）一支，大刀一把，張先生正率部赤膊動練劈刺，抽暇接見，垂問來因？我據實以告，張先生說當兵很苦，

你還是想法讀書好，我說是下了決心來的。他說就是當兵也只能在連部或營部作司書（今之書記），我說願意從正式兵卒做起，不願作軍佐（軍中文職），他遂介紹我到砲兵團第三營李營長炯（字顯堂）屬下爲副兵（二等兵）。當時李營長亦問我是否願做司書，我還是說願意當兵，時砲兵團長爲孫連仲（仿魯）將軍。副兵又是新兵，所以工作是清除馬廐，打掃環境等雜務，先不發槍，黎明五時起牀，即赴操場上術課，跑假山（用磚石土砌成假山十數堆，令士兵跑上奔下以鍛鍊體力）、攀槓子、豎蜻蜓，自朝至暮工作不息，而每日僅食兩餐（上午九時許，下午四時許）。故我頗感身心不支，不久又改派第九連，工作如舊。

第二次「直」「奉」戰起，我隨部隊離開南苑，經牛欄山、石匣、密雲縣至古北口。這段時間的生活無論衣、食、住、行和工作的繁累我都很不習慣，以致健康日壞，兼患夜盲，夜晚行軍要人牽引着走，情況非常狼狽，想請長假（離營）連長不准。時張先生亦率部駐古北口，我只好厚顏求見，請幫忙離開軍隊，他斥責我不能吃苦，聲色俱厲，余亦淚下。最後允代請長假，並叫書記長張君給我銀元十元回北京。我又詢知沙明遠老師任陸軍檢閱使署參議，亦在古北口，前去晉謁，稟明情由，他爲我安排搭乘因公務開返北

京柚檀寺的卡車回京，自此，我與張先生未通音訊者多年。

民國十五年，西北軍在南口遭「直」「奉」聯軍攻擊之際，閻錫山部又在京綏鐵路一帶出雁門關腰擊，激戰於左雲、右雲、陽高、大黨之線。西北軍抽調勁旅韓復榘部、石友三部馳援，始將敵部壓迫至雁門關，時張先生隸屬石友三部，因戰事不利傷亡殆盡，石友三電韓復榘要治張先生以死罪，張先生經部屬懇諫，痛陳利害，始往托庇閻錫山部。時馮玉祥早離部隊去俄，接任負責者為張之江督辦。當時我雖已參加西北軍，但在張家口受訓及担任警備，與張先生並無連絡。同年歲末，馮自俄返國，在五原宣誓效忠黨國，

繞寧夏、隴秦出潼關參加北伐，駐防鄭州後，我在韓部服務隨駐洛陽，每週數次須送重要公文至鄭州總部。

送達公文途中相逢

某次，我坐鐵閘子車（如今日之代用客車）去鄭州，行至汜水，天色傍晚，我下車欲買包子充飢，見一人亦在購買，我看面很熟，他亦對我注視，我就冒昧地問說：「你是張靈忱先生嗎？」他欣然答「是」並說：「看你很熟，以前見過，祇是想不起你是何人了！」旅途邂逅，驚喜難喻，車中沿途暢談經過。

原來張先生比以前稍形黑瘦，而且又是行商打扮，難怪我幾乎不認識。他告訴我由山西太原微服南下，經風陵渡過黃河，步行到陝州再坐火車準備去鄭州謁馮玉祥，面陳衷曲。際隔多年，傾吐至快。抵達鄭州後同暫住客棧，我說要去送達公文，他託我探詢馮總司令（時馮玉祥為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總司令）何時見客？他在客棧等候，我將公文送交後，問明馮見客時間，再回客棧告訴張先生。

經此不久，我又由洛陽隨部奉調豫南許昌，剿除靳雲鵬部，再送公文到鄭州，時值冬令，見張先生正擅衣搨袖，率同所屬清除總部環境積雪。張先生已任第二集團軍總司令部副官長，時參謀長為石敬亭氏，祕書長為黃少谷氏。這次之後

，迄抗戰前未見面，此段時間張先生先後膺任廿五師師長，卅八師師長，及察哈爾省主席等重要職。

向馮下跪誓作忠鬼

七七事起，日寇侵凌，北方風雲變色。時我服務空軍，迭閱報章雜誌指責張先生為賣國漢奸，余則追懷往事，不勝驚詫！某日，由昆明因公赴重慶，事畢趨上清寺拜謁岳父唐襄（佛哉）先生，岳父與馮玉祥為多年袍澤，馮於民初任第十六混成旅長時，岳父任旅部書記官，時鹿鐘麟（瑞伯）任少校參謀。後任包頭縣長，督統署祕書長，及派赴南方任代表，抗戰時馮為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，辦公室設重慶上清寺，岳父唐公亦隨時在同處助理要公。在上清寺辦公室，我與張先生不期而遇，當時見他面容沮喪，精神頹唐，他祇告訴我剛由北平間關逃出抵渝未久，我見他神態如此，遂不便多談。入晚，始悉張先生上午由魯籍李君陪同見過孔祥熙、宋子文，暨諸黨國顯要，對張先生多態度冷淡，以外傳消息見責，且不予申辯機會即行送客，致張先生返上清寺後向馮玉祥痛哭失聲。我去辦公室之際，乃張先生正擬與馮研究是否在此種情形之下晉謁最高當局？誠恐中央輿論既誤解於前，而左右股肱復不諒於後，一旦面陳，禁予答辯，再聲令下，加以拘留，豈非忠義丹心，千古含冤？馮允先容。翌日我亦赴成都探眷後，飛返昆明。事隔頗久，再次去渝，始悉張先生晉見最高當局將委員長不但無一語之責難，反慰勉有加說：「別人不了解你，我了解你，以後還希望大家精誠團結，互諒互助，共渡國難。你願回部隊，我准你去帶兵」。後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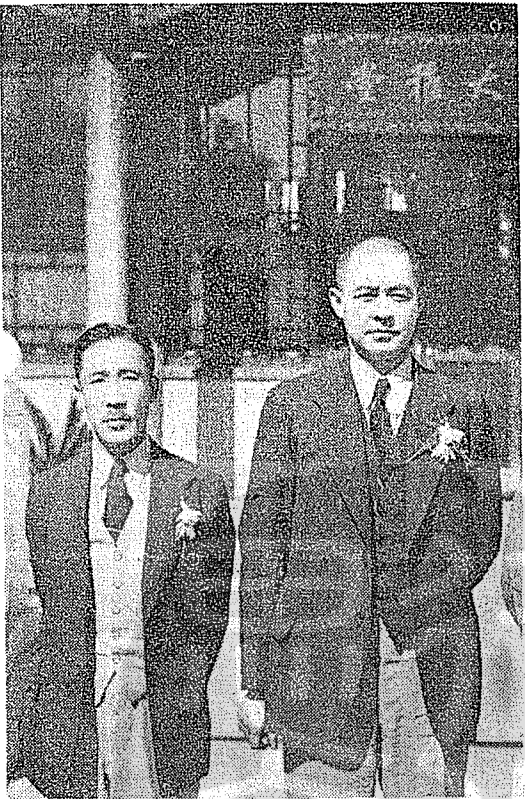
民族英雄張自忠將軍遺照



界予軍長之職，統率舊部。離渝赴任前，他向馮玉祥下跪，磕了一個頭說：「先生；這次事件使我警惕，我給你丟了人，西北軍出了『漢奸』？幸蒙最高當局信賴，並授我軍長職務，從今以後做一個忠貞耿耿的鬼。」自此張先生轉戰中原，出生入死。其勳業戰績，照耀青史。

元首親迎忠烈靈柩

逾年，我由昆明調職成都部隊，後又到航空委員會人事處，不久辦公處遷渝郊嘉陵江畔之小龍坎。時張先生已擔任第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，後方辦事處設於重慶榮園壩，辦事處長即我初入伍時之第三營營長李忻先生。我與張先生在辦事處見面，陔違重逢，倍覺情熱，三人暢談至久。



張自忠將軍（右）和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情報官員張子奇先生（左）合影。

他說到作戰情形後慨然問我說：「爲什麼我們空軍對地面部隊的支援沒有日軍的強大？」我支吾以對。這是我與張先生的最後一面，從此路隔人天，至今迴思，猶如夢境。

張先生殉國，閱報始聞噩耗，靈柩後運陪都，委員長 蔣公親迎於郊外，並將勳績忠烈通電全國軍民永垂範式，各界公祭，舉國悲悼，亦盡哀榮也。惟我不在重慶，間阻關道，未克靈前叩奠，殊失晚輩之禮，洎今於心歉疚，他生前所說：「生爲正人，死爲忠魂」，則記憶猶新。

帶兵帶心真子弟兵

人謂張先生治軍紀律森嚴，余則言恩威並濟。部屬如有病患，感同身受，必親侍湯藥，痊愈始權，每逢野外演習，

歸來，必見其身繞子彈帶五六捲（時子彈用布條包捲每捲百發繞環身上）步槍三四支，蓋爲其病弱部屬代勞也。備用軍馬，每多讓給假病官兵乘騎，彼則樂於與部隊一齊步行。張先生每晉升高職，部下即將其衣、襪、帽、鞋取來並笑曰：「你已經升官了，要這些舊的做什麼？給我們穿罷，你另外去買新的，」親暱猶如父子家人。部下犯過，

他常說：「這次饒了你，下次再犯剝你的皮。」此句口頭禪遂贏得「張剝皮」之稱，然士卒咸樂爲之死，將軍豈今之李廣耶？他又說：「帶兵就是互相交心的工作，只要你先把自己的心交給士兵，士兵的心也一定會交給你。」他對部屬的了解，如同父兄之了解子弟，每有困難必設法爲之排除。他說：「如果士兵有困難而未解決，這一夜他都睡不着覺。」言出肺腑，聽之動容。至其與士兵同甘苦，共患難猶其餘事，有此「子弟兵」何愁戰而不勝，攻而不克？

近代史上第一名將

張先生生前，與石敬亭（彼山）公私交誼篤厚，石任學兵團長時，張隸所部。來台後，我與石公毗鄰而居，石公生前時相過從，多聆清誦。每談及張先生事略，均足珍秘，將軍殉國紀念，每年多在北市貴陽街實踐堂舉行，後來未明何故忽爾中輟。石公生前嘗喟然慨嘆曰：「民國以來，無論多少軍人成功成仁，率多國人自相殘殺。以上將總司令之尊可以逃生而求必死，身中步槍彈而又死在國家之仇，民族之恨的日軍鐵蹄下，張靈忱可算是近代史第一人。爲大臣大將易，爲名臣名將難；前者趨炎附勢爲主所寵，加官晉爵反掌間耳，後者須德高功著，經得起歷史考驗，賢者評議。故前者生雖顯赫，歿則名不見傳，後者生雖坎坷，死則名標千古，若張睢陽，若史閣部可以生而致榮，但求死而殉義此難而尤難者也，靈忱實媲美張、史於地下而無愧，爲何年來終止紀念？」故石公生前每逢逝世紀念日，必邀集張先生在台故舊袍澤集會藉資紀念，並話前塵；古道熱腸，亦可風矣。